

第十九辑

王家珞 张西原 编

兰州文史资料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兰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 主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

兰州文史资料选辑

LANZHOU WENSHI ZILIAO XUANJI

第 19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兰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 主编

王家珞
张西原 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兰州文史资料选辑. 第 19 辑/政协兰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主编.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0

ISBN 7-226-02303-2

I. 兰... II. 政... III. 文史资料-兰州
IV. K29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1586 号

责任编辑:李德奇

封面设计:祁 霁

版式设计:张西原

兰州文史资料选辑

(第 19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兰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 主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编:730000 兰州市滨河路 296 号)

兰州近物科技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25 字数 197 千字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ISBN7-226-02303-2/K·383 定价:18.00 元

目 录

人 物 春 秋	我的祖父	梁充智(1)
	悼念黄正清先生	马晓余(22)
	邓宝珊先生轶事	王纯业(24)
	苏振甲先生事略	张尚灏(28)
	末代土司鲁承基	鲁国元 赵德才(48)
	忆旧兰州古董文物商葛彩臣先生	官 园(51)
	缅怀陇上爱国老人马玠璧先生	马皓明(55)
	回族老筏客胡奎其人其事	窦泽民(60)
抗 日 忆 当 年	永登籍的两名抗日军人	翟 翔(62)
	甘肃将士抗日英雄谱	李焕义(65)
	回族著名学者薛文波先生轶事	德 方(76)
政 海 烟 云	清末新旧思潮在甘肃的斗争	师 侃(83)
	国民党在甘肃早期的社会活动	玄 默(86)
	张治中先生视察安西纪实	王纯业(89)
	民国时期的兰州社会团体	杨兴茂(95)

雷 泥 鸿 爪	刘尔炘先生书斋小记	景 岚(100)
	张维先生兰州故居	徵 华(103)
	陇原书画艺坛六十年 ——著名书画家陈伯希其人其艺	张西原 窦泽民(110)
金 城 话 邮	中日邮花香溢金城 ——回忆兰州与日本国秋田市邮票联展概况	刘国良(115)
	清同治凉郡驿站封	草 原(120)
科 技 工 矿	民国甘肃开办纸烟产业史实写真	杨兴茂(122)
	马步芳经营八宝川工矿业述略	白 彰(124)
	从西北防疫处到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	魏永馨(127)
	兰州石油化工机器总厂建厂始末	柏敬塘(132)
党 史 资 料	关于兰州生活书店在咬家沟山洞 存放“禁书”事 薛迪畅口述 丛 丹整理	(147)
	早期革命者胡廷珍最后去新疆 牺牲实况	马义明(150)
	中央领导视察兰州暨甘肃 其他地区纪略	赵世英(155)

文 教 兴 革	刘古愚先生与甘肃大学堂	张令瑄(167)
	清末和民国时期甘肃新式教育之初建与 国外留学、考察人员简况	李焕义(172)
	杨静仁先生关心桑梓教育	马晓余(180)
银 波 史 话	初创的年月——对五十年代兰州人民 广播电台工作的回忆	张庆凡(182)
	兰州第一座广播电台	李正强(194)
农 事 掇 谭	面粉加工话昔日	王勤轩(200)
	道光十八年的海石湾	冶殿忠 张立功(204)
	苑川河五次治理概述	陈昌虞(207)
	榆中防雹史话	孙永乐(211)
	永登养鱼史略	芦琛山(214)
兰 垣 掌 故	兰州谚语撷拾	柏敬塘(218)
	兰州歇后语	柏敬塘 王家珞辑录(224)
	兰州南城楼的修建、毁坏及其他	戴晨光(230)

文 献 备 征	清授振武将军记名总兵临夏马公		
	寿三纪念碑碑文	张 维 撰	张令瑄点注(232)
	国民政府委员马公云亭纪念碑		
		张 维 撰	张令瑄点注(237)
	重修兰州城碑记	那彦成 撰	新 懋点校(242)
	王竹民先生年谱		邓 明(244)

我的祖父

梁充智



父亲母亲从我小时就常给我讲祖父祖母的故事,从这些故事中,我知道祖父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1985年我专程回老家甘肃看望三叔梁勉,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三叔。也就是在这一次见面时,第一次看到了祖父的亲笔遗稿《亦园先生羊城护法及反对曹锟贿选纪实》(此遗稿在同族梁自修家中珍藏半个多世纪,是我祖父留存至今惟一的手稿),从而启发我决心收集并查证我祖父革命活动的史料。

从近十几年我四处收集到的资料中,当然也包括对祖父的追忆,更充分地证实祖父不仅是一位一生追随孙中山先生的坚强民主战士;还是一位淡泊名利激流勇退的雅士;同时也是一位治家有方、扶危济贫、德高望重的长者。

我的祖父梁登瀛,字亦园、晓舲,1874年出生于榆中县金家崖乡梁家湾村。祖祖辈辈都以种田为生。他从小聪颖过人、好学不倦,曾祖父决心供他就读,让他考取功名,也好报效国家、光宗耀

祖。祖父每天攻读到深夜,实在困了就嚼口大葱,辣精神了接着再继续苦读。他考举也不都是一帆风顺的,有一次没有考中,怕老人斥责,深更半夜还躲在后院菜园里不敢回家。失败是成功之母,祖父横下一条心,继续刻苦攻读,终于在1897年(光绪三十二年)考中清光绪丁酉解元,在老家的大门上悬挂着书写“解元”两字的大匾。后授法部主事。

1913年4月祖父梁登瀛被甘肃省选为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员,十月被选为参议院惩戒股常任委员。是年日本人在长春抢劫财物,商人警士干涉,惨遭杀害。祖父梁登瀛依法质问袁世凯政府,政府才不得不过问此事,方得日方赔款两万元^①。

当选议员后,祖父梁登瀛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党,随即投入人维护宪法、争取民主、反对独裁、反对袁世凯的斗争。

袁世凯窃取总统职位后,不但背弃实行共和的诺言,反而打击民主力量,实行独裁统治。1913年3月袁世凯阴谋杀害革命党人宋教仁,6月免去革命党人李烈钧等3人都督之职。孙中山在海外通电讨袁。1915年1月袁世凯称帝。12月李烈钧、蔡锷在昆明通电独立,组织护国军出兵三路讨袁……时过半年,1916年6月国贼袁世凯在举国上下一败声讨下可耻地死去,黎元洪继任总统。

在此期间,祖父梁登瀛与维护宪法的议员一起,在国会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和复辟行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早在1913年12月3日,他与61名参议院议员联名对袁世凯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提出质询,抗议袁世凯政府摧残民意机关,使国会濒于停顿的行径。^②

黎元洪于1917年夏第二次解散国会。8月25日,国民党议员群集上海,力图恢复,重新召集国会。孙中山以民国首建之人,毅然负护法之责,率众多议员南下广州,成立非常国会,即护法国会。祖父梁登瀛参加了这一革命行动,任护法国会参议院议员(见护法国会议员名单)。^③后任护法国会副秘书长。9月,孙中山在广州组

成军政府任大元帅，领导护法运动，与北洋政府抗衡。

然而，护法国会和军政府成员十分复杂，有的自找靠山，有的自成派系，真正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者并不占多数，由此导致政局不稳。军政府成立后，滇、桂实力派联合政学系议员以及政客岑春煊于1918年5月改组军政府，易大元帅一长制为七总裁会议制，排除国父的影响力。8月21日，岑春煊就职主席总裁，成立了西南军人和政客改组的军政府。孙中山先生认为军政府改组后，已无护法精神，于是离开广州去上海，从事党务工作的改革。

在此期间，祖父梁登瀛曾谒见中山先生，陈述自己对政局的主张。他力主建立革命的武装力量以击致北洋军阀，而不能依赖地方实力派。

祖父梁登瀛在他的《亦园先生羊城护法及反对曹锟贿选纪实》中记述了这段史实：

国家无法孰与立，粤中护法风雨急。
中山大义炳日星，议士佗城纷纷集。
北方武人目无余，其贪如狼蠢如猪。
当时作俑果为谁，祺瑞段氏树铮徐。
梁氏子孙大有人，初谒中山娓娓陈。
军阀祸国祸无已，只据地盘不顾民。
护法标题无乃小，不如革命事征讨。
妖孽肃清民乃安，不然天地常昏无时晓。
中山击掌称善再，时机未到尚有碍。
群帅狐疑兵力微，吾姑待之且养晦。
时有黠者岑春煊，白昼劫夺欲自尊。
凭籍桂系蓄阴谋，组织军府肆并吞。
威逼中山即刻行……

1920年中山先生扶持陈炯明率部击败岑春煊所依仗的桂系军队，10月24日，岑春煊被迫通电去职。此间，陈炯明与温树德

颇受重视，祖父梁登瀛曾向孙中山提出：“这两个人有野心，需要谨防有变。”中山先生则认为我什么都给他们了，他们不会背叛。梁登瀛说：“正因为你给他们的东西太多，他们才会造反呢。”后来，陈炯明与北洋军阀暗中勾结，破坏北伐，祖父梁登瀛在非常国会明确指出：“陈炯明有不测之心，宜早罢职，以免后患。”当场对陈炯明提出弹劾案。但是由于当时多数议员对陈炯明的反革命面目尚未看清，也可能有人出于陈氏当时兵权在握，惧怕连累个人，而没有表示赞成，因而这一重要议案未被通过，非常国会在这紧要的关头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1922年6月14日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彻底背叛革命。孙中山亲自督舰炮轰叛军指挥部，就在这平叛可能得胜利的时刻，温树德受贿叛变，导致平叛的失败。最后孙中山先生离开了“永丰舰”，返回上海。

祖父梁登瀛与众多议员一起被陈炯明押解到香港，陈氏用尽威逼利诱的伎俩，祖父梁登瀛拒不降服，经济来源随即断绝，只好靠典当度日。最后，他连一件长衫都没有了，穿着一身短裤褂回到北京，可是怀里却揣着一串子钥匙。我祖母一见如此狼狈的情景说，东西都丢光了，还揣着这一大串钥匙干什么？两位老人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在《亦园先生羊城护法及反对曹锟贿选纪实》中，祖父梁登瀛详细地说了这段历史，其中有一些是鲜为人知的史实。

陈氏本是翼卵者，谁知异日亦背盟。
桂系被逐克广州，事业日新迥不侔。
北伐无饷暗掣肘，勾通孽阉嗟无谋。
师捷衡阳电掣归，总统府已被包围。
劫夺议士抢市商，天翻地覆事事非。
议士被解赴香港，中山督驶军舰两。
测知逆窟巨炮轰，炯明爪牙惊扰攘。

群凶束手无策时，温氏树德又背驰(温氏时为永丰舰长系中山任命)。

四十万金有几何，卖国卖身意太痴(陈以金四十万赂温加害中山，见好北主已遂吴正陈副之阴谋，温则见金夫不有躬者)。

夜半舰底鱼雷起，距中山室尺有咫。

天悲革命未成功，开国元勋乃不死。

温逆索舰尺书来，军心动摇事可哀。

参赞美人大声呼(时美人某为中山参赞，惜忘其姓氏)，危言恫吓安疑猜。

须臾调舰坚且大，患难良朋古命最。

黄埔滩前四句诗，议士港中多流离。

典尽衣裳志不改，义不帝秦此谓之。

中山再败遂沪滨，犹是坚强不屈身。

在孙中山先生的授意下，祖父梁登瀛回到北京，参加国会制定宪法的工作。1923年就在制宪即将告成时，曹锟进行贿选，阴谋窃夺总统职位。开始一张选票1千银元，后来上涨到8千，乃至1万元。这一丑恶行径立即遭到祖父梁登瀛等坚持正义议员的坚决反对和严厉斥责。由于选票不够，曹锟一方面一再推迟选举日期，一方面加紧拉拢议员入伙。祖父梁登瀛自然成了他们的争取对象。曹锟先派自己的侄儿到府上拜望，后来又唆使祖父梁登瀛的至交好友来当说客，进行成逼利诱，均被他严辞拒绝。祖父梁登瀛声明：“哪位朋友再来提起贿选之事，立即绝交。”最后实在躲不开了，我母亲每天给他用手绢包几个烧饼，夹上几片酱肉，一大早就跑到中山公园躲了起来……反对贿选的斗争异常尖锐，双方力量曾一度势均力敌，请看当年报刊有关报道。

《东方杂志》20卷16期1923年8月25日出版《国会自戕》中写道：“……动员凡是反对受贿的议员或关心制宪的人，本着自我

牺牲的精神联合起来,宣告国会解散,只有这一法能折清政局的葛藤。”

同年夏季反对贿选维护宪法的议员云集上海。同卷 19 期刊登的《大选急进与上海国会》云:“上海国会已否认北京国会的开会,攻击十日预选国会的非法,否认将来因购买选出的大总统。9 月 12 日开大总统选举会,人数未足,又有人责问十日预备会虚冒弊端(有冒名签到者),一哄而散。”

该刊同卷 20 期报道:“大选与反对运动同时急进。”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3 年上半年卷第 828 页记载:“6 月 17 日,中国国民党籍议员通电,指称 6 月 16 日两院合会出席人数,不足三分之二法定人数,以过半数表决,系属违法。”

该书 1923 年下半年卷第 371 页记载:“9 月 8 日,离京议员 483 人联名通电,以在京议员不足法定半数,指责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利用国会,包办大选,擅自操纵谈话会,非法议决出席常会者每次 100 元,出席总统选举预备会者每次 500 元,其对于议员人格极尽侮辱。故特声明留京议员自 6 月 13 日后之一切议决无效,所有宣告常会开会或总统选举会,具为私人行动,根本不生效力。”

以上两项重要通电均有祖父梁登瀛签名^{④⑤}。

《东方杂志》20 卷 21 期《四日预选》报道:“预定 10 月 1 日起连开宪法会三次,以验出席人数,4 日开总统选举会。1 日宪法会出席人数仅 459 人,宪法会因开不成,而距选举会 586 人的法定数相去近及百人。2 日又流会。当局知事不妙。一而放弃先选后付主张(指付给受贿议员款)于 3 日发放受贿议员每人 5000 元的支票。——议员邵瑞彭曾取得一票报影制版公布并用为证物,向法庭控高凌蔚等选举纳贿触刑章——一而不顾洛阳的反对于 4 日发表众议员延长任期令,于是 10 月 5 日总统选举会乃得成功……”

该文详细报道曹锟贿选丑态百出云:“日北京大戒严,车接议员时人讥为押送,其在京安福系政学系、反对议员有临时图逃在车站被军警拉回的,有甘愿入场而怕现而的,有随后诣江苏拉来议员

由天津一同临时赶到投票的，患病议员易宗夔等则用绳床抬入投票，真泱泱大观。”

1923年10月5日曹锟以超过四分之二票数“当选”总统。全国各大城市举行反曹大游行。孙中山大元帅下令讨伐曹锟、通缉受贿议员。受贿议员有的被捕，有的逃跑……

曹锟贿选得逞，一方面说明曹锟及其随从人员的行贿伎俩无所不用其极；同时也说明多数议员拜金主义严重，甚至平时表现革命态度比较坚定的人，在金钱的诱惑下，也往往败下阵来。

当然，在议员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有识之士坚决反对贿选，甘肃省24名参众两院议员中只有祖父梁登瀛、王鑫润（庚山）、王烜（若明）抵制贿选。^⑥会后祖父梁登瀛随即取道南下去见中山先生。

在《亦园先生羊城护法及反对曹锟贿选纪实》一文中纪述了这段历史：

中山先生曰……

诸群抱定法律旨，努力奋斗议场中。
制宪多章将告成，曹氏乘机巧自营。
宪选人数两相等，胡弗藉此总统争。
总统热梦夜夜温，大选一票五千元。
两院受者十之五，铜臭弥漫遍中原。
反对贿选此分途，疑及先生妄相诬。
中山信之如指掌，独曰此人其来乎。
陇上议士廿四人，拜金主义个人真。
独有先生飘然去，全甘人格系此身。
君不见受贿议士纷纷逃，或捕或窜实自招。
锱铢取之泥沙用，半已穷乏患啼号。
粗衣淡饭乐无伦，先生不富亦不贫。
俯仰天地多宽阔，谈笑自如日日春。

文后又有如下记载：

民国十二年秋曹錕贿选总统时，甘议员廿余人，均受贿。独亦国先生反对之，当时中山先生客居沪上，有以梁某与选疑之者。中山先生曰：梁某为吾党忠实同忠，必不为也。后亦国先生脱险而至。中山先生见之握手曰：吾预知汝之必来也，今果然矣。赋此忠之。

并赋诗一首：

恶浪狂涛物尽披，中流砥柱孰能移。

鸿门饮酒春人醉，陵濫钓鱼惟自知。

曹氏惊心慕忠义，中山握手许男儿。

陇民声价增千倍，直道于今祖述羲。

我于1985年9月23日在叔伯弟弟梁永明的陪同下，专程到甘肃省榆中县梁坪乡坪岔沟，寻访祖父晚年曾在我家住闲的梁家庵爷爷（系祖父族弟），他是惟一亲耳聆听过祖父讲述自己的经历，仍然健在的老人。

实庵爷已经80多岁了，但他对半个多世纪的往事记忆犹新。谈到我祖父反对曹錕贿选的事，他绘声绘色地描述：

1923年10月的一天，孙中山与汪精卫正谈话哩。

汪精卫说：今天是曹錕贿选的日子，南方的议员或者有反对的，北方的议员恐怕完全要受贿呢！

孙中山说：北方人别人我不担敢保，甘肃的梁晓舫一定会反对贿选的。他会来找我的。

没过几天，孙中山再次与汪精卫谈话时，下面人说有客人来了，孙中山说必然是梁晓舫，果然正是。

孙中山先生紧紧握着梁晓舫的手说：“你是反对曹錕贿选来找我的吗？”

梁晓舫说：“正是。”

孙中山先生说：“革命就是要这样干，革命成功了你去治理甘肃，我有工夫到甘肃看看。”

我从1985年到1997年先后去北京、上海、南京、哈尔滨、广州等地，访问了北京国立图书馆解放前报刊处、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清末民初资料档案馆、上海图书馆解放前报刊处、南京第二档案馆、黑龙江图书馆、广东省档案馆、中山大学永芳堂、广东革命博物馆、广州起义纪念馆等史料部门，查找翻阅了大量文献资料。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在老同学徐滨帮助下，在黑龙江图书馆终于查到了我祖父反对曹锟贿选的珍贵资料。即台湾出版的《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3年卷。该卷第55页，刊载1923年7月14日，自北京南下之议员在上海湖北会馆举行移沪集会典礼的文献资料。会上发表《对内宣言》《对外宣言》，坚决抵制曹锟贿选。该文结尾刊载附录《移沪国会议员来去一览表》。此表除到沪议员名单外，主要设有两栏，分别记载着“返京投贿选票者”和“未参加贿选者”的移沪议员名单。

这说明除留京国会议员参加贿选外，就是在移沪国会议员中也不是所有人员全部坚持反对曹锟贿选到底。而是有相当一部分议员为金钱所惑立场动摇，又从上海返回北京投曹锟的贿选票。真正立场坚定坚持到底未参加贿选的议员，只占其中一部分，有的省甚至坚持正义的议员仅仅是极少数。因而导致国贼贿选阴谋得逞。甘肃省移沪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议员名单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甘肃移沪议员中唯有祖父梁登瀛一个人的名字，光荣地刊在“未参加贿选者”一栏中。^⑦

这一文献记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实了我祖父的遗稿《亦园先生羊城护法及反对曹锟贿选纪实》所述事实以及梁实庵提供的口碑资料，是准确无误的。

最初我曾携带着我祖父的照片到上海孙中山故居对照中山先生与他人的合影，以证明他是否参加护法斗争。当时与一位馆员同时发现有一张数人合影中，有一人与祖父十分相像，但是，这张

照片没有说明合影者的姓名。馆员建议我寻访孙中山学会会员王耿雄，他家珍藏着很多中山先生的照片。当我急切地寻问王耿雄的住址时，一位女馆员说：“没有得到本人的允许我不能告诉你。”虽然回答比较冰冷，但是也有道理。女馆员看到我焦急的样子，她让我去上海中山学会，通过组织联系。最后在该学会宣传部长的帮助下，才找到了王耿雄的地址。

我来到王耿雄家，对照当时孙中山与议员的合影，王耿雄同志非常热情地把他珍藏在床底下、在书柜里所有的照片都翻了出来，但是由于当年摄影技术水平的限制，绝大多数分辨不出谁是谁。王耿雄同志最后提出，查找护法议员名单是最好的取证方法，并主动承担这项工作。他在上海遍查资料无着，乃委托广州中山大学孙中山纪念馆余齐昭教授代为查找。余教授查遍广州有关报刊及台湾出版资料，均未发现护法国人议员名单，问及孙中山研究所一些专家，均未见过这一资料。最后在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吉奎家个人珍藏的一本在日本征集到的日人神谷正男编著的《续宗方小太郎文书》——近代中国秘录——第677页，查找到护法国会参议院议员名单。其中，有祖父梁登瀛的名字。宗方小太郎系中山先生日本友人，《孙中山余集》第1卷第523页对他有所记载^⑧。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祖父梁登瀛隐居北京，再也没有出来工作。此事为后人所不解，我父母在世时也不曾讲明过。1985年我去访问梁实庵爷爷时，才从老人的口中问明原委。梁实庵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林森为国府主席，国府迁往南京后，林森曾三次邀请梁晓舫出来帮助他工作，均被婉言谢绝。当年我也曾几次询问，你祖父均不作答。过了几年你爷爷对我说：‘林森主席仅是个傀儡，蒋介石权力很大，林森主席只是个盖图章的，想办什么事由不得他，我也帮不了他什么忙，所以我不再出去做事了。’当时你祖父就把蒋介石看得很清楚。”在兰州我还访问了同族老人梁自修，他对这件事补充了一些细节。他说：“当年林森准备请你